

葬
青鳥緒言
圖
難解二十四篇

葬
山水忠肝集摘要
經
翼



青
鳥
緒
言

李
豫
亨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葬 圖（及其他四種）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二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青島緒言

明 華亭李豫亨元薦撰

以針浮水定子午。俗稱水羅經。至嘉靖間。遭倭夷之亂。始傳倭中法。以針入盤中。貼紙方位其上。不拘何方。子午必向南北。謂之旱羅經。近遇地師汪弄丸者。始知以鐵杖。不拘巨細。系繩懸之。以手擊之。旋定。首必指南。卽羅經法也。余取試之。良然。可見造化之巧。隨處不易如此。

顧天字論風水曰。取山者須頂山。取水者須近水。則易應。且言江右人欲取水。應常高築墳。令棺頭見水。故可剋期而發。余聞之躍然。此不獨可爲術家者言。凡送死者。亦不可不知。

術家謂作穴切須近水。以乘其氣。然地氣居中。太近則洩。大凡墳樹照水則忌。立穴照水則忌。居屋影墻水中則忌。櫓壁響墩則忌。爲此也。故得地得穴。又須裁董遠近。得其中正。斯爲盡善。

金華章後山爲弟卜葬地。得於鳳凰山。其地先爲一百姓所得。指穴開土。遇大石。盤鑿不能入。術者赧然乞退。後章氏得之。復召江西術士使指之。卽其舊鑿處後數尺曰。此石山土穴淺。師不知也。命數十夫鑿去大石。竟得土穴葬之。不三四年。其子章述。章适俱登進士第。章適登鄉舉。地之徵驗如此。彼術士亦神哉。

白虎利害最緊。在毫釐分別。不可主一而失二。固有吉中帶凶。不可不致精察。白虎宜靜不宜動。如行路

之類。皆當塞之。白虎頭上不可造庵舍樓。術家謂之白虎角上。不下鋤鑿春鑿。術家謂之撼動虎威。發揮謂坏土擎石皆不可動是也。住宅尤其不宜。或以真山爲龍虎。或以門處左右分龍虎。凡左右處不宜置油榨磨羅櫓。作枋。凡擊搏有聲之器如鍾鼓之類。皆當別頓也。禍患立應。屢見有效。

地理發揮云。古經謂白虎蹲踞。要之意義未盡。劉注云。虎身如龍而頭如虎。龍有鱗甲。虎有毛彩。如虎而長。此說得之。若止言蹲踞。是世間虎豹之虎也。地之白虎。當取委曲蟠踞之義。且虎言蹲。則頭高而尾低。非形之善也。以地之龍虎言之。虎之利害尤重於龍。蓋龍不噬而虎好噬。龍不帶殺而虎帶殺。小有不合法度。即易見禍患。故既葬之後。或掘一坯之土。一擎之石。皆能興禍。是虎之關係尤重於龍也。入於墳宅。輕有造作。何可不知此說。

冢宅之大木。甚係其家廢興。曾屢驗之。見西關外陸氏墳。東有古樹甚巨。其家頗豐給。偶遭大水。伐之爲薪。不逾年。傾廢不振。又陸文忠宅前有大榆類十章。修盤冠絕一鄉。亦爲大水灌浸而死。期年子喪父故。退敗如傾。以此知一鄉一邑。若有古木爲數百年之物者。不可輕毀。毀且致禍。

堪輿家謹於坐向。有三吉六秀之術。世共傳信。徽商戴姓者。構一居。術者已爲定癸丁向。指。既術者去。戴因惜其址之不正。潛移其向。椿以就址。架木已竟。至晚。棟撓而椽折。舉家驚嘆。厥明。術者至。曰。何移我向也。當有折棟之應。主者吐實。然業已就緒。不能改。未再歲。果有官司之禍。居亦隨售。

上海鬱纓最盛者。稱重氏。傳聞其祖塋葬御史公諱綸者。遇術人張姓所卜。其始約曰。葬後君家當出三

圍金帶及開土見赤練蛇二銀星蛇一曰吾誣君一金帶矣止二金一銀也後恬悅果舉進士官至四品一鄉貢官至知州悉符其言今子孫每登一科第其塋率見先兆或結果實或呈瑞霞家固當興術人亦神矣哉

地氣將動有開必先精於術者能知之先祖中憲公宦義烏其初發科者懸一鹽院遇之曰學宮地不佳我當別卜迺徧遊邑中曰地在此是乃官構之故一老人居也捐俸調各縣罰金至邑不半歲而成棟宇煥然其前初半年有一地僂過某老人謂曰此地不數月當大興作汝亦因此饒裕老人素貧簿計無力營建莫信既而果爲學宮老人卽領工事學成發科者繼踵

蔣東山善星命亦深堪輿家云人之生年月日時五行生剋最難純粹故人貴富與壽常少而賤貧與夭恆多若格奇局清未有不富貴與壽考者也堪輿家亦然地最難全若形局分明水止氣聚亦百中難遇若苟遇之未有不富貴與壽考者也此蓋人之所遭卽天之所嚮非有二也若曰天自天人自人則非明於造化者矣

江南巨族稱五里諸氏聞其先卜一宅址地師雅稱善居數歲不加於昔後地師復至詰之曰穴大作用小固宜爾令隣竹數百竿蓋席廠數座居之無何遂得橫財子孫蕃茂今果居連五里一姓如一鎮然故名五里諸予近見葬書中謂穴大作用小宜高築牆垣以圍繞其氣龍真而來脈緩宜多築土堆以迎接其脈似有理

先祖中憲鶴峯公好延方伎之士。有地理瞿一泉者。衢州人。善卜地。占課神應。每館于室。有表親許氏者。延卜一地。令建雄堂。約三年可致富。其時營建頗費。許極咨怨。瞿曰。姑待之。後遇一富商頓繇花。歸家去。不逾時。價太長。後商至。還其母錢。而子利不貲。遂以富名一鄉。今家計稍落。而迺孫惺庵復舉進士。地理之應。信不虛矣。

朱小湖。宋時祖居而東。無顯者。元季有一僧名老覺。過其家。謂面西有三吉六秀。盡改諸。其祖難之。僧曰。姑取門先爲一驗。以信吾術。如其言。撤門樓。改西向。堅門曰。僧令預取飯二十四盂。遮陽大帽二十四頂。置前曰。至時。當有如許人來食之。戴之。必出貴二十四代矣。至期果然。由是其祖瑞芳發解。元季入國朝。科貢不乏。

寶玉所貯。則精神見於山川。嘗聞術家云。羅盤格以針投水。經十次不浮者。其下必有藏金。若十次有五浮者。必有尸柩遺骨。若投針在水而復飛起。綴針石。若二投之三飛起者。下有伏蛇。此術士金子明者。爲予言識之用。告博物。

或疑堪輿家人工培養難應。童月溪曰。譬如生人。亦由父母二氣交媾而成。迨至長養。歲月既足。發抒經絡。靈妙於此焉出。又譬如玉偶。其初僅由人工裝塑而成。迨至供養。感召既久。靈明徵應。與人不異。以此見由人工者。既久。久則天矣。何嘗無應耶。

吾松推世家。首顧氏。其先贅濱黃浦某氏爲婿。許析之良田十頃。某氏諸子不良。顧辭之。與一地術卜居。

術指一地曰吉甚。世代官祿則某氏所有也。願求得之。立數椽棲止其地。生二子俱讀書。國初平文學之士里胥聞之。官一充弟子員。一充胥吏。後弟子員貢爲知縣。胥吏爲巡檢。致萬金。遂富。後有去浦入城者。生子某。中鄉試。某生左山。豫齊二公。弟兄同舉進士。嗣後簪裳不絕。如術者言。嗚呼。豈顧氏辭田而天福之乎。抑吉地之果能磨人乎。

嘉靖癸卯年。青浦始建邑治。選楊萬本爲令。時有戶部郎鄭質夫者。以權稅至松。因至縣。楊與鄭故閩中人也。以鄉好延飲邑廳事。鄭起周步邑治。謂楊曰。此廳事宜對塔爲照。何對空也。不十年。縣富有輿革之虞矣。後綱十餘年。果革縣。其時用地術江西俞老者主其事。謂人曰。青浦學基甚佳。朝對青龍浮圖。當出科名不絕。已而丙午己酉諸科。果相繼發科。多至顯榮。或云其地宮詹陸儼山曾卜爲葬地。不果。地術果可信哉。

葬法云。大山之下葬小山。術者以爲小山氣之所聚。不知其實非也。小山之下。原是大山之形。但未發出而止。所露者尖頂耳。錢江曾見衆山環繞一小山。及望傍巖谷中。深千萬仞而不止。可見小山下原是一小山也。古八大山之下葬小山。意恐爲此。易曰。地中有山。謙。

瑞輿家書云。南枝向暖北枝寒。雪水融時湖水滿。二語。術者競出異論。偶閱七修類書云。舊人咏嶺梅南枝向暖北枝寒之句。今人止以大庾梅花分南北而爲冷暖。非也。蓋大庾嶺上梅花。南枝落。北枝方開。見張方之注。蓋由南入粵。地氣暖。北近江。地氣寒也。術家以此北擬地氣。一方有寒暖之異。與衰一時有。

先後之殊耳。雪水融句，意亦同此。術者未解，故生多談也。

李閔，迺父以漁爲業，偶見某地，僂指地，曰：「此浪打梅花形也。」葬之，可以發狀頭。父默識之，覓地主，數持酒與魚，與之飲，因締交好，從容問其地，曰：「此吾曠土耳。」久之，父以病卒，因求其地葬之。數年，乃子閔遂傳臚第一，噫嘻，術者發其秘，殆天有以相之矣。

墳墓豈真有知而福利其子孫哉？乃生人吉氣，自相爲感召耳。曾記某縣令偶過一山水，極嘉勝，其所治也，旁有一尸柩在淺土間，其土人曰：「來自遠方，死瘞此。」令曰：「吾爲葬之。」因命市地，主者治葬具，烹雞享之。令因自舉哀，若喪其所親者。葬已，時令土人祭掃其處，後令家連舉科第，團金者數人，人以爲此地之應，然則葬之得蔭，豈獨在於所生哉？以是知昔言後母蔭兒，道士蔭徒，非妄語已。

范文正公葬吳天平山中，葬處四環叢樹，如卓笏者，衆號稱萬笏林。但葬後子孫無甚發者，至十四代孫迺有范中方，中吳昆弟發科，甲第翩翩矣。以此見吉阡亦不能必其應之遲速，但可使久不廢墜耳。今人見阡葬之後，或偶值一災一禍，遽信妄術言，而改作吉地，及爲之變凶也。

墓道大抵不宜太遠城郭村鎮，若太遠，則防有魍魎魍魎之屬，爲之侵據，亡魂不得安妥。古人墓道率多植柏，以柏能殺鬼故耳。空房閨室，鬼物所據，深山窮谷，陽氣弗居，古人所忌卜也。孝子順孫，其慎弗居與葬哉？

江南地土淺薄，懸棺而窆者，俗謂之白雲窆，以其四旁築實灰隔，無從出水，故稍深者，無不注水，以爲仁

孝子孫之恨。然有一徵信。不可不知。凡墩前見有青苔者。內必有水。觀其外苔高下。可以卜內水之多寡。顧色泉云。

葬得吉土。有從壙中撥而出壙外者。葬已復撥。此理有不可曉。殆神明所爲邪。劉學師空巖爲言。且誦葬經吉地。乃天之所司。善人爲天之所佑。二語以爲信。然則吉地真不可妄干邪。

塔影入人家。家宅則家驟興旺。南都有一家。離報恩塔遠廿餘里。忽影落水缸中。其家興盛。至今不絕。又云。多落好善之家。一道人云。有一法可致。將鏡於塔影可照見處。安頓入壁中。令影常落其中。家亦興盛。冢墓亦然。自云曾有傳授。

地理家有水尾源頭不可阡葬之文。偶閱一書得其義。其言曰。水尾者。近海處。潮來盈。潮退涸。乃濱溝港水盡處爲水尾。所以無氣脈。若環抱有情。停蓄聚處。又吉也。源頭者。在山發源處。如江水源在岷山。淮水源在桐柏山。此源頭水自此起。水行則氣走。故龍未止也。雖然。此比喻其義耳。凡水之盡處。水之方行處。皆非吉阡也。

錢牛江云。古人擇地。量已福德而阡葬。故郭景純得地於金台之間。不敢卜葬。知己之福量也。故古人戒力小圖大爲三凶。今人務求吉地。不顧分量。雖侯王之地。亦妄阡葬。譬彼庶人。被珍衣。戴冕旒。不惟不得福。且有罰。是安可妄干也。其言得理。

新昌王姓人屋側一虎形地。初甚自珍重。迺啓穴葬父。鑿三尺許。頽然石也。甚愧悔。因密約地師。覆以土。

俟年餘生草。適學友胡甲卜地急。王候地師獻胡。胡購之。擇日葬。又開地見前石甚悔。歸途又遠。因強命工更鑿。不一尺許。遂得土占葬。今富甲新昌。子孫蕃衍。豈吉地固有主之者邪。

閩人鄧姓購一地。興工營葬事。夜夢一神語之曰。汝莫營此。陳米牙地也。明日營地如故。夜夢復然。再日之夜。復夢如前。主者乃疑。徧訪陳米牙。得之城之東門。乃賣米牙也。入而語之。故陳如價與之。葬後。生陳文龍。陳俊卿。宋末爲宰相。今陳石峯。陳對溪其裔也。然則人生葬地固有定哉。

偶閱地理金函經云。龍穴生成。吉凶未遠。合以沙水。吉凶始成。且如龍者。定富貴。知輕重。至於穴。則能含育。亦未能致禍福也。惟以沙水合成。禍福立見。故葬經云。龍爲公。穴爲母。沙爲子孫。水爲財祿也。每見今之擇地者。稍知龍穴。而不知沙水之爲要。龍穴雖正。沙水稍偏。未爲全吉。書以告選地者。

徐南湖與先公相友善。嘗述其移墳一事。蓋高致云。徐塋築於迺祖近南關阡後。子孫多吐血。年亦短。徐之尊公年僅及五旬餘。迺弟蓉江遭疾幾殆。偶遇一地術曰。君家塋必改西向。則富貴壽考可致。徐方貧困。爲露簪珥營改。每旦風雨泥濘弗之阻。躬至墓所。晚匍匐而歸。改竟一月。蓉江病痊矣。其後徐舉進士官御史。按閩有風力。年至七十有五終。

墓中不宜多藏。謹盜發之禍也。吾朝葬埋勝於前代爲此。近有東鄉某姓。贅婦袁某。數年女病死。其母一愚婦人耳。痛其女。迺盡以其衣飾殉。厝於屋之西南隅。不二年。盜者穴其棺。盡取金銀飾與錫去。斷其頭與腕。棄野外。屍骨狼籍。嗚呼。厚葬之禍如此。可無鑑哉。

沙水固宜佳。尤以龍穴爲主。書曰：沙如美女貴賤從夫。水似精兵強弱在將。又曰：本主卑微。文筆變爲重筆。龍神尊貴。殺刀化作牙刀。是也。大抵龍穴不能十全。須要沙水相扶。若龍穴全美。而沙水小疵。亦無妨。書云：好龍如棹棹船。好穴如僧坐禪。好沙如螳捕蟬。好水如弓上弦。龍不跌頓無勢。穴不分明無氣。沙不朝抱無意。水不灣環無趣。此皆堪輿家言可誦者。

論四獸不拘東西南北。但拘左右前後。論左山。又不拘定左右。但拘水之去處爲左。來處爲右。猶言上手下手也。尋地要訣曰：第一法。兩水夾。第二法。左山搭。第三法。水口狹。人多不知左山爲下山。若於向南順流之池。取左山攔截水口。誠爲合格。若於向北向東水勢倒右之地。亦取左手爲左山。則名順關。失其義矣。

田龍比之山龍最得力。故曰：高山一丈。不如平地一尺。又高山之龍。最忌凹風。而平地龍。若得沙水圍護。則謂平洋不怕八風吹者是矣。須兩水夾送。時時隱起堆阜。藏蹤閃跡。藕斷絲連。如杯中酥。雲中鴈。草蛇灰線。乃爲奇而真也。至結穴處。必陰起高於平田四沙。始可下葬。否則爲絕穴。故曰：高山取窟。平地取突。突中有旺氣故也。

術人卜一地於某縣鳳凰山。謂葬主曰：此鳳甚活。不易拘捉。開壙時須用多人圍繞。俟壙成不走。則全善矣。已而下左翅穴。主者人多。人繞山穴如術人言。少頃方開井。忽聞數十步外有一虎咆哮。聲甚逼。繞者盡驚散。隨有一震雷起山南。術人曰：嗟乎。此鳳走矣。不足阡也。不果葬。夫得善地而龍脈走失。前此

未之聞。術士可謂與地脈相冥契哉。

地理穴法要訣。凡龍自后直來者。點穴須略下。令稍緩其勢。謂之脫殺。如人坐椅。雖稍出亦無害。且雅觀而堂氣得就龍。若橫貫者。穴須粘上。令稍急。謂之迎龍。辟人坐凳。略出則跌仆矣。將何倚著而使龍脈得貫哉。此名攀鞍天財穴。雖陽宅法亦然。朱學師云。

毛桂軒者。嘗爲賦長。頗饒裕。因所居有古桂。自號桂軒。後被盜火。燬其居。桂死。再構所居。生理日落。竟其終無長物。可見古木繁家廢興如此。

閉吉墳須前後有茵褥。左右有圍繞。其地發福綿遠。若四望單薄。更無擺列。山直水走。決不出富貴。縱一發亦便衰耳。此方士謝極峯言。可爲尋龍者捷徑。

冢葬久不宜輕徙。輕徙則多有利害。嘗聞吾郡東鄉陳氏。工染練。頗擅其利。饒裕有年。有術士謂曰。君家祖塋宜富不宜貴。吾爲若更卜善地。貴可立致。陳乃聽卜地。祖父七棺。一時輿致夜徙之。鄰居聞之。率竊有聲。不二年。聞其敗如洗。夫以祖宗諸柩。一時輕徙。縱向不吉。尙不忍爲。况得隴而求蜀乎。致敗宜矣。

七修類藁云。余嘗掘地成坎。再以原土築實。則耗四之一。深求其故。蓋萬物藉氣以爲質。一動其質。則氣泄。故質亦爲之損也。以此而觀。則知今之選擇吉壤而依俗師穿鑿者。太謬矣。地之形如人之形也。人相不美。不得依相書而雕綴。地形不全。焉可依葬書而掘鑿乎。故擇地者。但當培植。不當輕於開鑿。

堪輿家書云。載財者多不載屋。載屋者多不載財。此雖是術。然亦是理。非獨營建之能耗財也。屋盛則地氣竭於樑桷。而豐厚之氣不能潤於財矣。蓋棟隆之吉。藻節之美。皆賴土氣養之。若太侈盛。則地氣發泄。金玉露形矣。此財賄所以不聚也。其惟卑宮室而務本穡哉。

星家有子平。有五星。其說俱行。今堪輿家有執以形勢爲是者。有執以坐向爲是者。兩家常不相下。不知星家之不能脫子平五星。猶堪輿之不能脫形勢坐向也。形勢以山川之會聚言。坐向以方位之貴賤言。不容偏廢。但當以形勢爲主。以方位參之。則可。雖然。有是穴則有是向。天地所生。不容以私知力爲也。若信術士之曉曉。則惑矣。

諸暨縣有五山。列邑治前。堪輿家喝五馬歸朝形。但數十年竟不出貴。有一憲司過縣。詢知其事。謂父老曰。盍各饌金建龍亭於山北。且供萬壽牌其中。當出貴矣。父老如其言。不數年。縣中仕宦至十又一人。可見形局貴全。若有實無主。其吉不應。

程子明自金華來訪云。其鄉俞某者。嘗得溪山一地。欲葬父母未果。計偕數科不得第。人或告之曰。溪山故吉地。胡不舉葬。葬之。明年再一舉。果中。會試殿一甲。喧傳以爲吉地之應。余以爲殆善地與善氣偶相值耳。然相值亦不可不謂吉氣之應。娶婦生子。吉凶之應皆然。

吉地也。當培植。不可輕於開鑿。朱小湖以余語爲當。因誦龍不足。挑土築。砂不足。栽竹木。水不足。開灣曲之語。以證培植之義。且謂古賢於穴。獨不言不足者何。蓋緣葬之所主在穴。穴如不足。非吉阡矣。故卜

地以穴情爲主本能。砂水之培植。皆以成此穴爾。穴譬之人身之貴賤。龍砂水譬之人身外之珮玉冠冕。

一莊所有泉出谷口。稍小。不能廣蔭。或教於谷之上。流掘一方井。泉遂湧出其上。所沾甚博。谷口之泉遂枯。此可通堪輿家來龍之利害。

論堪輿者曰。水本動。妙在靜中。不知靜而無動。則一泓蓄水。生氣何存。又貴取靜中之動也。山本靜。妙在動處。不知動而無靜。則行龍機棹奔驟。未見憩息。其氣何居。又貴取動中之靜也。此其動靜間機。在心目之巧者得之。執文泥象者不與也。

江右正德庚午。華林山寇獗甚。渠魁爲陳福一。數年開橫莫制。或教郡守鄺公曰。此其祖塋出此也。盍掘之。立敗矣。如言。遂就擒。近土寇周馬三。金大尹亦用此法擒之。不惟豪然。雖陽基禍福亦應。一朱姓偶怨巨家。於其來龍上搗油榨。一門皆跛。后去之。愈者半。

偶與友人論塋墓。友人曰。塋墓以安妥亡人爲主本。福利則其餘事。雖不論可也。余偉其語良然。夫墓有營於其身。有營於其子孫。吾見今世人。大都以福利爲首。其附身棺附墩諸事。反不及計久遠矣。其本始矣。夫父母之遺形。豈以要福利於無窮哉。子孫但當克敬克誠而已。雖然。明堂寬闊。龍虎抱衛。降勢隆重。雖不求福。福在其中。

雙槐歲鈔述彭懿湖宗三宗四靈異。人呼爲宗三秀才。相傳謂太祖時。鏖戰僞漢。櫻纓血漬所致。後爲孔

知縣韶文鋪者。號康能。偶歲大旱。往驗出沒。則一巨木。歲久。爲水草交絡。若鱗鬣然。笑曰。此卽宗三秀才邪。命左右秉炬焚之。其妖遂熄。亦無他異。余因此一事。可以悟世人墳塋之禍福。亦若此朽木矣。本是枯骨。築成高塋。子孫系念。相隨哭泣。則其隨地美惡。以應生人。與此巨木何異。此乃陰陽造化之妙。無中生有之微。

世傳繕修宮室忌土禁。惟山氣盛大。尤忌動土。稍有改創。其禍立至。蓋漢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廚監郗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土禁之說。流傳久矣。